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7

梭爾貝羅

SAUL BELLOW

1976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

翻譯

趙雅博
張 時
劉啓分
簡大森
王存立
吳安蘭
曾友正
符史生

黃得時
鍾肇政
吳琦農
黃柏松
陳衛平
李學熙
黃佳輝
歐陽鍾仁

左秀靈
李 嘉
林懷卿
崔文瑜
黃漢青
王家成
陳彥豪

馮作民
吳宗文
譚繼山
梁美群
司農欣
蔡華山
朱克揆

編輯

王存立
黃漢青
林麗鑾

陳衛平
簡瑞燈
賴英聖

張覺明
張月環
張冠蔚

劉美玲
陳淑玲
蔡慶蘭

設計

張中元
林弘志

王存立
張覺民

黃瑪琍

施正道

目 錄

梭爾貝羅

雨王亨德森

得獎人與作品

著作目錄

481 433 3

索爾·貝羅

美國

一九七六年得獎

生：一九一五年七月十日（加拿大蒙特婁）

得獎理由

由於其作品對人性的瞭解，及其對當代文化的敏銳分析。

雨王亨德森

第一章

是什麼促成我這一次的非洲之旅？一時之間我還無法回答。事情已愈來愈糟，而且一下子變得很複雜。

應及五十五歲時的光景，買下了這張機票，我心中滿懷憂傷。現實開始纏繞著我，而且我的胸中立刻感受到一股壓力，一陣雜亂無序的衝突驟然湧起——我的雙親、我的妻子、我的女兒、我的小孩、我的農場、我的牲畜、我的習慣、我的錢、我的音樂課、我的酒醉、我的偏見、我的粗魯、我的牙齒、我的臉、我的靈魂，啊！我忍不住要大喊：「不，不，滾回去吧！該死！別煩我！」但它們怎能不煩我呢？它們屬於我，它們是我的，而且它們從四面八方湧進我的心裏，混成一團。

我總認為世界是個大暴君，他把憤怒轉移到了我身上，如果我想清楚地告訴你們，而且明白地解釋為什麼我去非洲，我就必須面對現實。我最好從錢談起，我很有錢，扣掉遺產稅後，我從老頭那裏繼承了三百萬元，但，我卻總認為自己是個無業遊民，而且我有我的理由

，主要的理由是我的舉止像個無業遊民。然而，當時機變得很壞時，我都會一個人去查書，看看能否找到一些有所助益的話；有一天，我讀到這樣的句子：「罪惡的寬恕是永恆的，至於最初行為的正當與否，倒也無需計較。」這話令我印象深刻，因此我時時以此自勉。可是後來我忘了這話出自那本書，它是我父親留下來數千本書中的一本，當然我父親自己也寫了一些書。我翻閱了其中的十二本，從裏面掉出來的全是錢，因為我父親一直使用紙幣當書籤，不管他口袋裏恰好有什麼——五元、十元或二十元，他都用來當書籤，甚至有些三十年前失傳的錢幣也從書中掉下來，背面都黃了。爲了慎終追遠，我很高興能看到它們。我把書房的門鎖起來，免得孩子們進去。我整個下午站在樓梯上翻書，紙幣一張一張地飄落地上，但是我一直沒找到那句關於寬恕的話。

其次談到：我是「長春藤同盟大學」的畢業生，我想我根本沒有理由提起母校的名字，使她受到羞辱。要不是因爲我是亨德森家的人，是我父親的兒子，他們早把我開除了。剛生下來時，我有十四磅重，滿壯的；長大後，六呎四吋高，二百三十磅重，一顆崎嶇不平的大頭，頭髮像波斯羔羊的毛，多疑的眼睛通常眯成一線，粗魯的舉動，大鼻子。我是三個孩子之中唯一活著的。我常要父親仁慈地寬恕我，可是我認爲他無法做到。到了結婚年齡，爲了他高興，我選了一個自己社會階層裏的女孩，一個傑出的女孩，漂亮、高大、優雅、強壯

、長手臂、自私、機智、冷靜。如果我說她是個精神分裂者，她家裏沒有一個人能和我爭論，因為她真的就是那樣，我也被認為瘋狂，有許多充分的證據——喜怒無常、粗魯、獨裁，甚至近乎瘋狂。

依小孩的年齡來算，我們結婚大概二十年了，有愛德華、瑞茜、愛麗絲，而且還有一對雙胞胎，天啊！我有這麼多小孩，神賜福他們每一個人。

我依自己的方式，非常努力的工作，工作很辛苦，我常常在午飯前就喝醉了。很快地，在我參戰歸來之後（我太老，不能執行作戰任務，但是沒有一樣事情能阻擋我。我到華盛頓，逼迫他們，直到他們允許我參戰。）法蘭西絲和我離婚了，那是勝利之後的事。怎麼會這麼快呢？不，必定在一九四八年就發生了，總之，如今她已在瑞士了，帶著我們的一個孩子。她為什麼要一個孩子的原因我無法奉告，只要她有一個，那就好了，我衷心地祝福她。

我很高興這項離婚，它給我一個新生命的開始，我早已找好一個新太太，而且我們很快就結婚了。我二任太太名叫莉莉（少女的名字，西蒙家的人），她為我生了個雙胞胎。

現在雜亂無序的衝突又來了——我使莉莉過了一段很可怕的日子，比法蘭西絲還慘。法蘭西絲離開我了，這保護了她，但是莉莉卻和我結了婚。或許求好的念頭一直沖激著我，可是我卻適合過壞生活。只要法蘭西絲不喜歡我做的事，她便會掉頭離我而去，她像雪萊筆下

的月亮，孤獨徘徊；而莉莉卻不是這樣，我不但在公開場合對她發怒，並且也在私底下責罵她。我在比鄰自己農場的鄉村沙龍裏與人爭吵，警察把我關了起來。如果我願意收回我所說的話，他們就會放我，因為我在這裏一直很出名。莉莉前來把我保釋出去，後我又因一隻豬和獸醫打架，並且與除雪機的駕駛員吵架（當他想將我逼出路面時）。大約兩年前，我酩酊大醉，獨自駕駛牽引機出去，從車上跌下來，折斷了腿，好幾個月來，我都撐著拐杖，毆打經過我身邊的每一個人，而且人獸不分，使莉莉有如身處地獄。我有著足球隊員的龐大身軀、吉卜賽人的態度，又罵又喊、齜牙露齒、搖頭晃腦——難怪人們要離我而去，但，還不只這樣而已。

譬如莉莉正在招待女客人時，我套上汗臭的襪子，綁著骯髒的石膏綑帶走進來，而且穿著一件紅色天鵝絨睡袍——當法蘭西絲說要離婚時，我帶著慶幸的心情在巴黎蘇卡商店裏買的，除此之外，我還戴了一頂紅羊毛獵帽；我摸摸鼻子，抓抓手指上的汗毛，然後和客人握手，說道：「我是亨德森先生，你好嗎？」再走向莉莉，也和她握手，好像她只是另一個女客人，和別人一樣是個陌生人，於是我說：「妳好嗎？」我想那些女人一定會想：「他不認識她了，他心中仍有和第一任太太破鏡重圓的念頭，這不是很可怕嗎？」這些想像的逼真性使她們顫抖。

但，她們都錯了，如莉莉所說，這是故意做出來的，在我們獨處的時候，她對我喊道：「這是什麼餓主意？你想要幹嘛？」

我把腰上的紅帶子綁上，穿著天鵝絨睡袍站了起來，走到她背後，而腳上的細帶磨擦著地板，我晃頭說道：「討厭，討厭，討厭！」

因為我被人從醫院帶回家時，腳上綁著血斑斑的厚綑帶，我聽到她在電話中說道：「這只是他許多意外中的又一次意外，他經常這樣，喔！他多強壯，他是死不了的。」死不了！她真的希望我這樣，這使我懷恨在心。

莉莉喜歡在電話中開玩笑，她是個高大、可愛的女人，她的臉很甜，而她的個性大致也是如此，我們有過一段甜美的時光，而一想到這個，一些她懷孕時發生的美好事情便浮現眼前，當夜深人靜我們準備睡覺之前，我會用嬰兒油塗在她的肚子上，以緩和拉引的痛苦，她的乳頭從淡紅變成淡棕色，而在她肚裏踢動的小孩，把圓圓的肚皮變了形狀。

我輕輕地塗抹，帶著無比的柔情，以免我的大拇指使她受到任何輕微的磨傷。在關燈之前，我把手指在髮上擦了擦，然後莉莉和我互道晚安，在嬰兒油的氣味中我們睡著了。

但是不久我們又吵架了，當我聽到她說我是死不了的時，雖然我知道自己的確是這個樣子，但我還是和她抗辯。不，我在客人面前像陌生人般對待她，因為我不喜歡看到她舉止動

作之間彷彿是這房子的女主人；因為我——這光榮姓氏和財產的繼承人——是個無業遊民，而她也不是女主人，她只是我的太太，只是我的太太。

由於冬天似乎使我的健康情況更差，她便決定我們應該去一家有高爾夫球場的遊樂旅館，我可以在那裏釣些魚。一個考慮得很周到的朋友送給雙胞胎一對夾板做的彈弓，當我解開包裹時，我在手提箱裏發現其中一支，於是我就拿來射東西。我放棄釣魚，坐在河邊用石頭射瓶子，因此人們可能會說：「你看到那個大鼻子、留著鬍鬚的大個子沒？喔！他的曾祖父是州長，伯叔祖是駐英法的大使，而他的父親是著名的學者威爾德·亨德森，曾寫了一本論阿爾比教徒的書（註●），是威廉·詹姆斯和亨利·亞當斯的朋友。」他們沒這麼說嗎？當然他們說了。我就在那家遊樂旅館和我那甜蜜熱情的第二任太太，以及兩個雙生子生活在一起。在餐廳裏，我從大瓶子中把波本酒倒進早餐的咖啡中；而在海灘上，我打碎了瓶子，旅客向經理抱怨破瓶子的事，因此經理把它拿給莉莉看，他們不願意和我照面。他們執行一項高尚的規定——不歡迎猶太人，並且管叫我「自私自利的亨德森」，其他的小孩不和我們的雙生子遊玩，而婦人們也不願和莉莉交往。

莉莉想與我理論。我們在套房裏面我正穿著游泳褲，她開始討論彈弓、破瓶子和我們對其註●：阿爾比教是十一、十三世紀在法國南部阿爾比地方頗具勢力的反天主教的宗派。

他客人的態度。現在莉莉是個很聰明的女人了，她不罵人，但她講道德，她常常這樣，而每次事情發生時，她的臉就變白，開始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著，並不是她怕我的緣故，而是她自己心中爆發了某些危機。

但，現在她和我討論時，開始哭了起來，而我一看到眼淚便昏了頭，我大聲喊道：「我會把我的頭打破，我正準備射殺自己，我並沒有忘記把手槍帶來，我現在身上就帶著它。」

「喔！天啊！」她喊道，掩面奔跑離去。

我會告訴你爲什麼。

第二章

因爲她父親也是用手槍自殺的。

莉莉和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皆爲牙齒所苦，她比我年輕二十歲，但是我們都有假牙齒，我是在旁邊，而她的是在前面，她的前面四顆門牙已經掉了，這是在她高中時候發生的，她和她所尊敬的父親去打高爾夫球，那天這個老傢伙醉薰薰的，醉得不該出去參加高爾夫球比賽。他沒四處看看或發聲警告，便揮桿擊球，而打到了他的女兒。想起那該死的、炎熱的七月高爾夫球賽，我便痛恨萬分，完全是酒醉誤了事，使十五歲的女孩流了血，這個該死的醉漢！該死的莽夫！我受不了這些在公共場合出現的小丑，他們一喝醉，便吐訴他們如何心碎，但是莉莉對他沒半句怨言，甚至爲他的不幸，哭得比她自己的不幸還厲害；他把他的照片收藏在旅行袋中。

我個人並不認識這個老傢伙，我們見面時，他已經死了十或十二年。在他死後不久，她和一個巴爾的摩人結了婚，一個滿有身分的人，這是莉莉親口告訴我的。然而他們之間並不